盛开的盐花

张风奇

“好漂亮啊！”我第一次看见玉雕般晶莹剔透的盐花，是在青藏铁路的格尔木工务段察尔汗线路车间。一排再普通不过的平房里，形态各异的盐花，如雪莲、如牡丹、如珊瑚、如蘑菇……成了独特的盆景。天然的艺术造型，惟妙惟肖，可谓鬼斧神工，令人赞叹。

这些神奇的盐花生长于察尔汗盐湖，是盐在结晶后凝成的美丽形态。我信步湖上，见脚下就盛开着大片的盐花。这些固化的雪浪花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幻化着赤橙黄绿青蓝紫，呈现出霓虹般的绚丽色彩。我环顾四周，举目遥望，只见湖天一色，不禁惊叹于这面“天空之镜”上倒映着如此浩瀚的美景。车间马主任告诉我，这里以“万丈盐桥”之名著称。盐湖上厚十五至十八米的盐盖构成了天然盐桥，全长超过三十公里。而这段青藏铁路，就铺设在盐湖之上。那一刻，我受到了强烈震撼。我不曾想到，在列车飞奔的滚滚车轮之下，是不惧艰难的建设者深入盐湖，奋力打下五万七千根支撑的挤密沙桩……

察尔汗线路车间有九十一名职工，管辖着青藏铁路一百一十八公里线路。“万丈盐桥”就包括在其中，由车间下属的达布逊线路工区负责日常检修养护。工区在十三公里外，那里处于察尔汗盐湖腹地，是自然环境更严酷的地段。乘汽车一路颠簸到达工区，放眼皆是空旷，白茫茫的盐湖上不生长任何植物。这里被称作“生命禁区”。当年铁道兵留下的家当有三排平房、一个菜窖和一个水窖，工友们重新整修一番继续使用。地下都是盐卤水，不能做日常用水。粮、菜、水等生活必需品，都要由格尔木运送过来。一周送一次，蔬菜码放在菜窖里，淡水储存在水窖中。在这里能吃上新鲜菜，洗上个热水澡，就像是过年。

工区任工长说，生活上的艰苦都不算艰苦，工作的艰难才是艰难。达布逊线路工区守护的这段铁路，冬天是冻土地带，夏天会翻浆冒泥，春秋有沙尘暴。而最不好对付的，还是盐湖。“万丈盐桥”上有二十公里铁路，路基上大大小小的溶洞不计其数。盐碱凌厉的侵蚀力无孔不入，不时改变着线路及设备的几何尺寸。工人们说最怕下暴雨，肆虐的雨水容易形成大的溶洞，会使盐桥融化塌陷，严重威胁铁路运行安全。

在盐湖上检修维护铁路，都是些硬碰硬、实打实的活儿。比如养护铁路抡大镐捣固，一个枕木头上要砸十八下镐，接头处砸二十二下镐，男女职工每天分别要完成一百一十个和八十个枕木的工作量，干起来繁重而枯燥，手掌上先起血泡后生茧。暴雨过后盐湖水泛滥，平时坚硬的盐壳子就像沼泽一样，一脚踩下去能陷到膝盖。这个时候，要抢修铁路，把十六组道岔挪个位置再架好，谈何容易。那既是粗活儿也是细活儿，既是力气活儿也是技术活儿。要跳进盐湖里测量、定位、定桩，必须穿越三股道；还要打围堰，抽盐卤水，需用大量的片石填垫地基；要一鼓作气，二十四小时不停工，争取抢修时间；要等太阳照射三天，把盐湖水晒硬了，硬成了盐壳子，再铺上鹅卵石、沙子、黏土碾压加固，然后平铺上水泥、道砟……反复多层工序之后，再铺设钢轨。这样一通干下来，一周的时间，一人能穿坏三双胶靴，手上全是血口子……但这些大伙儿都习以为常。他们说最爱听的歌就是《天路》，每当歌声与这壮美的青藏铁路联系在一起，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，苦呀累呀都不在话下。

我想，这青藏铁路一路延伸出的是伴随海拔不断升高的精神高地啊。在海拔两千六百七十米的察尔汗盐湖，就有这样一段不同凡响的铁路，有这样一群平凡而高尚的人。他们就像赴汤蹈火的勇士，奋不顾身，敢于担当，令人敬佩。他们置身于盐湖上，不觉苦涩，任劳任怨，乐观向上，令人感慨。他们还喜欢读书看报、钻研业务，爱好书法、绘画、音乐、刺绣、篮球……工作生活充实。大家欣喜地对我说，随着铁路建设快速发展，现在技术更新，设备也更新，工作效率提高了，劳动强度降低了，企业文化丰富了，生活条件也好多了。譬如新线路升级，以桥代路，不用担心风沙掩路要去清沙了。譬如有了捣固机，不用抡大镐了。譬如工区盖了三层小楼，虽然受客观环境所限，没有下水道，怕冲出溶洞引起塌陷，但居住条件毕竟是改善了。这些年，他们团队还增添了新活力，陆续招来了大学毕业生。他们还从格尔木运来了土，建起了蔬菜大棚，吃上了自己种的新鲜菜，还饲养了鸡、鹅等家禽……他们以路为家，坚守在这个鸟儿都无枝可栖的地方，安居乐业，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又到隆冬时节，察尔汗盐湖上一片银白。穷极视野，除了盐碱还是盐碱。人的嗅觉器官是咸涩的，腾起的雾是咸涩的，连过路的风都是咸涩的。年复一年，飘雪凝霜，养护铁路的工人，眉毛、胡须上都挂着盐粒的微雕，如果放大若干倍，就是肉眼可见的盐花。察尔汗盐湖上盛开的盐花，仿佛也是拟人化的，犹如这铁路人绽放的青春，纯洁美丽，永不枯萎……

土陶的日常与光彩

牛旭斌

秦巴山区的陇南人家，腌一缸肉储一缸油，腌一缸菜装一缸水，往收麦的地里送饭，给满月的外孙送油盐罐，必须选用土陶的大缸小罐。

土陶响亮，充满生活的烟火气。缸缸罐罐，装着米面油盐，酿着烧酒陈醋，煮着山泉清茶，盛满苦辣酸甜，道不尽世间千滋百味。

有一天，太阳耀人，我只身抵达甘肃成县的沙坝镇。天蓝如洗，小河清清，秋意深沉的旷野里，一垄垄黄土堆砌的山梁，像耍社火腾舞的盘龙，对峙着，跳跃着，连绵又起伏。

跟随风的动向，我仿佛听到绵绵的沙土回荡于陶罐的声响，追寻古代留传给一座山乡的遗迹和根脉。2003年，这道山岗上出土了据判断为两千多年前的陶器文物，证明了沙坝粗陶的烧制，远可追溯到公元前的西汉时期。

沙坝有窑，布满半山。在星天下赶路常见烧窑的情景，填满我儿时的记忆。一座座窑门口柴火燃烧的火苗，像一排排巨大的灯盏，亮堂堂地映照匍匐的山坡与村庄。那些年，母亲经常带我来沙坝走亲戚。天麻麻亮翻过几道山，经过矗满陶窑作坊的山沟，去芦苇遍野的羽子川看望我的姨母。这里的乡下把芦苇叫“羽子”，打麦场上摆满金黄色的芦苇秸秆，几户人家推滚着石碾，把一丈长的芦苇破成篾条，用来编苇席。也有不少人家的窗台上，屋檐下，厢房棚里，整整齐齐地晾晒和码放着新做的泥缸泥罐坯子。

那是正当腊月交上正月的农闲时节，天空纷纷扬扬飘着雪花，山里人家还在为编席、晒陶坯而忙碌着。我看到那些古铜色的脸庞上，沁出细密的汗珠。家家户户的小院，被芦苇秸秆、缸坯罐坯围堵成了墙。积压成卷的苇席，堆积成山的泥坯，显着山里人的勤劳和富足。

家家种地、物件匮乏的年代，那一座座拾级而上、依山而建的陶窑，养活了沙坝一带十里八村多少乡亲。

拜访老艺人赵根有，他边抓陶泥边对我说：“干这活计苦，天天要摸泥巴，十个指头整日泡在泥浆中。但陶也挑人，手不巧心不灵，学多少年，也干不好这行。”正因为严谨的工艺流程，娴熟的制烧技艺，既要考验环环相扣的细心，又要磨炼孜孜矻矻的恒心。只有匠心与窑变神奇地碰撞，最后才能创造出劳动与汗水结晶的绝美器具。

沙坝土陶的造型精致和一窑万彩，出于言传身教的传统手艺和柴火烧制。拿一只茶罐来说，由土成陶，称得上百绕指间、几变成型。匠人先用软泥敷在陶模上，脚蹬陶模由缓到急旋转。一团软泥在手心隆起，服帖在模型上。水沿着手心流淌，凝脂般油亮的软泥，瞬间变成光滑的罐壁。然后靠着手掌的巧劲，挤压，拉捏，依着精准的眼力观察，制成薄厚均匀的罐体。陶模匀速地飞转着，手里的罐平行收住腰身，再用搓好的泥条加上“罐耳”，再压住罐口的软泥，制作出敞口的撇沿，最后捏出“罐嘴”。道道严密的工序，需要在陶泥湿软的状态中，用手工捏制，一气呵成来定型。

2015年起，有专业团队和文化企业加入土陶传承保护产业。吸纳传统工匠、申报科研项目、分析土壤成分、挖掘乡土文化、搜救传统技艺、修复废弃窑坊，让养活过祖辈多少代人的古老技艺重焕光彩，让昔日家家在用的陶器重新走进千家万户的日常。

粗陶新制，沿袭了传统的古老工艺，又被赋予时代内涵和现代气息。许多文脉元素的植入、审美理念的革新，让精雕细琢的美术手法、赏心悦目的书画艺术尽情在陶坯上刻绘与表现。陶窑自动控温和数据监测下的烧制，让土陶一色入窑，意外出彩，灵气闪闪，成色更美。

一座山乡，有令人赞叹的手工艺传承，是这片土地的孕生和赐予，也是一方百姓的勤苦和智慧。这些凡而不俗的民间艺人，用心手合一缔造出器物的精美绝伦。从那个有多少张苇席，就意味着有多少收成和粮食，有多少缸缸罐罐，就说明有多么殷实的光景与生活的年代起，沙坝人沿用家传的手艺，把苇草编成炕席、晒席，把泥土捏成大缸小罐。他们把寻常的草和普通的土，魔幻般创造成生活的器具，把平淡无奇的日子，过成了心灵手巧的诗行。

进入村村寨寨沟沟岔岔里，看，迷蒙的烟雨，淳朴的风情，从流飘荡，应接不暇。听，农人们一边劳作着，一边唱着山歌，乡村戏台上，锣鼓喧天，唢呐悠扬……

茶油飘香的时节

戴志刚

这一夜宁静清寂，清晨醒来，到驻村工作队住的院后小山转了一圈。那是一座以油茶树为主要植被的小山。时值秋冬交季，正是油茶树的盛花期。油茶树一般在秋天寒露节气后开花，花期一直会持续到冬季的大雪节气前。连日的晴好，薄雾与炊烟在山间混合成令人着迷的气霭，唤醒着多年前的记忆。山径弯弯，朝露湿脚，路旁的黄色野菊，耳边的小鸟清唱，一切熟悉而又遥远。

油茶树适应性很强，耐贫瘠，抗干旱，适合生长在江南丘陵山岗。我的家乡湖南省临澧县，地处武陵山脉与洞庭湖平原的过渡地带，为典型丘陵地貌，四季分明的气候条件，酸碱适度的红色土壤，成为这种树惬意的生长家园。我出生在农村，七八岁时，赶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以前集体的油茶山也和水田一样，分到了每家每户。我还记得，分油茶山时，人们会根据山势、树龄、远近等情况，肥瘦搭配，好赖相间，用抓阄的土办法达成协议。因而每家的责任山都是东一块西一块，有的有七八处。到了油茶采摘季，一般同时段在每一块自家责任山都要安排人采摘或看护。有的家庭责任山块多，甚至连小孩子都要上阵。

油茶果在10月上中旬之交时出油率达到最高。这也正是二十四节气的寒露前后。因而每年寒露就成了上山采摘的日子。采摘油茶果是一件很辛苦的事，往往天刚放亮，人就得出门，回到家时已是星月满天。因为全家老小齐上阵，所有人早上出门就带了水和粮，一整天都在山上。那时我家有一块分在火烧湾的油茶山，都是二三十年的老茶树，树高林密，采摘非上树不可。母亲考虑我和弟弟年龄小体重轻，适合爬树，就把那块山交给我们哥俩。弟弟站在树下摘踮踮脚就能够着的果，我就爬到树上采摘高处的果，手够不着的就用木钩把枝条拉近了摘。枝条上的油茶果结得很紧实，得一颗一颗地摘，偷不得半点懒。油茶树的树枝很有韧性，站在上面晃晃悠悠像弹簧一样。有一年，我在树上一顿猛晃，想把油茶果晃下来，招来母亲一顿呵斥。原来油茶树和别的树不一样，花期与果实成熟期重合，农村有“母子相会”一说，晃树枝会把花晃掉，来年就会歉收。

油茶果采摘分两个阶段，第一阶段是采摘自家责任山。当时，油茶是金贵之物，家家都像宝贝一样护着。第一阶段完成后，就进入了不分地界捡拾打扫的阶段。那些遗剩在树上的油茶果，太阳一晒，就会自动爆开。油黑的茶籽落到地上、草丛中和荆棘里。乡邻们会三五结伴上山去捡拾。每年这个季节，天大的事母亲都先放一边，上山捡茶籽是头号工作。很多没有责任山的城里人，就等乡下人家将责任山采摘完了，上山捡茶籽。眼神好动作快的，一天可收成十多斤，一季下来能榨上五六十斤油，可解决大半年做菜用油问题。

油茶果从山上采摘下来后，得摊在鹅场上晒几天。直到茶果全部爆开，形成壳籽混合物，然后进入让壳籽完全分离的“择茶籽”阶段。“择茶籽”的做法，通常是每人一张筛子，扒满一筛子油茶果的壳籽混合物，用手一粒粒把茶籽择出来。短则十天，长到月余，“择茶籽”的程序完成，再将纯茶籽过两个大太阳，就可以拉到油榨坊了。茶籽变成金黄的茶油，从一滴滴到一股股，从木榨的缝隙里流下来，香飘十里。

茶油较之其他食用油，口感、香味、营养各方面都有值得称道之处。小时候家里的菜品并不丰富，但母亲总能用几调羹茶油，做出至今都让我味蕾记忆深刻的菜肴。比如茶油煎蛋，色泽金黄，一口下去，回味无穷。而每年中秋节，母亲必要做一道茶油炸仔鸡，外焦里嫩，唇齿留香，至今都在我的记忆里。

时代在发展，一切事物也在时代的涌动中焕发出新的生机，包括一枚小小的油茶果。这枚大自然馈赠给人间的精灵之果，过去仅仅只是解决人们的口腹问题，今天却成了很多地方引领乡村振兴的产业，从寻常百姓小小的餐桌上，走向了广阔的市场。比如驻村工作队所在的这个叫久丰的山村，过去是湖南省级贫困村，十年前村里把油茶作为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主要产业，不仅低改了一批老油茶林，还新扩种了五千多亩油茶林，已进入盛产期，每年每亩油茶山分红超过一千五百元。

多年以来，无论我在何处，脑海里总有一幅采摘油茶果的劳动画面。它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淡化，也没有随着远离故土而模糊。在茶油飘香中，我一次次走向远方，又一次次毅然归来。

我与一座城

双桥连心

邹安音

“双桥”两个字，就像一片青石幽微的光，时时映照我心灵，也牵动我和家乡亲人的血脉情。

双桥其实不是“桥”。它是重庆远郊巴岳山下的一座小城，地处成渝古道东大路邮亭铺和“石刻之乡”大足之间，东向重庆，西望蜀都，为原三线建设时期四川汽车制造厂（时称川汽厂）所在地。

从空中鸟瞰，双桥亦是“桥”。它一如其名，临水而建，沟通南北，贯穿东西。一边遥望着巴岳山的玉龙翠峰，通向山麓的龙水湖绿岛和川汽厂；一边衔接着老街和乡村，宛如一幅山水画。

我的老家本在原大足县的邮亭镇高家店，距当时作为重庆市辖区的双桥只有七八里路远。每逢集日，我总爱跟着大人们到双桥的老街赶场。尤其是每年正月初一，到老街看热闹，用压岁钱买几个五颜六色的气球，或者吃一碗双桥凉面，是那时最快乐的记忆。印象中，老街不长，街首傍依一条公路，街尾镇守着一棵遒劲的黄桷树。老街古色古韵，中间用沧桑的青条石铺就，两边木质客栈相连，商铺林立，一年四季熙熙攘攘，是方圆几十里人们爱赶集的地方。尤其是后来在中心位置修建了重庆百货大楼经销店，吸引了来自川汽厂的青年男女们。他们说着普通话，穿着时髦的衣服，成为老街一道特别的风景。

老街之外，沿着弯弯曲曲的公路向山而行，约半个小时车程，便可至巴岳山下的川汽厂。公路两边栽满了高大的梧桐树，道旁常见用石头砌的房子，人们称为“干打垒”，为川汽厂的职工宿舍。遥想上世纪60年代初，一颗颗年轻的心，怀揣着建设新中国的激情和梦想，照亮了巴岳山下的这座小城。他们躬别故土和亲人，从各地奔赴而来，撬开大山的一块块巨石，削平面前的一座座山头，写下一曲曲建设壮歌。第一辆重型军用越野汽车出厂时，巴岳山仿佛被惊醒。“红岩”牌重型汽车在保卫祖国的疆场上立下赫赫功勋，双桥由此生辉。

小时候，常看见“红岩”牌汽车从我所住高家店的公路上疾驰而过，我还不能理解它特别深邃的含义。但它带给高家店的影响，是我刻骨铭心的回忆。高家店毗邻老成渝铁路和公路交会处，是古驿道的重要节点。火车站于此修建，国家粮仓也在此设点。它们与双路老街同处一线，和巴岳山的川汽厂成三角形方位。因便捷的交通和其他条件，川汽厂在高家店设了两个重要车间。那仿佛是双桥水墨画的一个部分，一直垂挂在我心间。灰白色的主体建筑是车间，傍依着广场；灰黑色的建筑是家属院，矗立在高地；四围小学校、幼儿园、商店、诊所等星罗棋布。童年最兴奋的事情，莫过于去广场看露天电影。《闪闪的红星》《地道战》……几乎每个周末晚上，工厂都要放映一两部电影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离开了高家店，到重庆上大学。再之后，远离故土到了异乡。姐姐则从重庆一所大学毕业后，几经辗转，最后调至双桥农业部门工作，并在此安家生活。姐姐把母亲接到身边，一家人照顾着她的起居。频繁往来于双桥的我，时隔多年，仿佛也成了它的一分子。

此时的双桥，犹如一颗明珠，镶嵌于成渝经济圈内，熠熠闪光。它的北面，是文化艺术瑰宝、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；它的南端，是名为大足南站的高铁站；它所伫望的玉龙山，是国家森林公园；它所傍依的龙水湖，是国家水利风景区……双桥和大足并为了一体，一条笔直的双向八车大道，经过双桥和高家店，从大足石刻景区直通向高铁站。因为修路拆迁，部分居民被就近安置到双桥，母亲也有了一套双桥的房子。家人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心之所属，双桥于我有了别样的温度。

我们开车带母亲环游双桥，过了湿地公园，再穿过大学城，至龙水湖畔。在一座真正的石桥处凝眸远望，巴岳山层峦叠嶂，翠微苍苍；近处龙水湖欢声笑语，碧波荡漾。湖水藏幽，也藏着这山、这人、这城……

虽然高家店的车间早已撤并，原来的川汽厂也整体搬迁了。但是以川汽厂为龙头的汽车工业发展和汽车零部件产业历史，依然是这座小城的荣光。今年春节回家，我特地去双桥参观开放不久的重庆红岩重型汽车博物馆。八千余件文物和文史文献资料以及重机器实物，仿佛是凝固的工业历史，也是一部会说话的英雄史诗。

一座城市，有山挺拔的脊梁，有水灵动的气韵，有辛勤劳作的人们，便有了自己独特的神韵。它与这片土地一起，牵引出远行者难忘的故乡情、血脉情。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：100733 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0.6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